

# 东北亚历史与文化

譚其驥

庆祝孙进己先生六十诞辰文集



辽沈书社

# 东北亚历史与文化

庆祝孙进已先生六十诞辰文集

主编 张志立 王宏刚

副主编 王 申 孙 海 程妮娜

邵俊峰 冯季昌 王 欣

睢振威

辽沈书社

# 东北亚历史与文化

Dongbeiyalishiyuwenhua

张志立 王宏刚 主编

辽沈书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 108 号) 中共辽宁省委党校印刷厂印刷

字数:1280000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54 1/3 印数:1—1500

1991年12月第1版 1992年12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廖晓晴 版式设计:王永刚

封面设计:石 篓 责任编辑:顾 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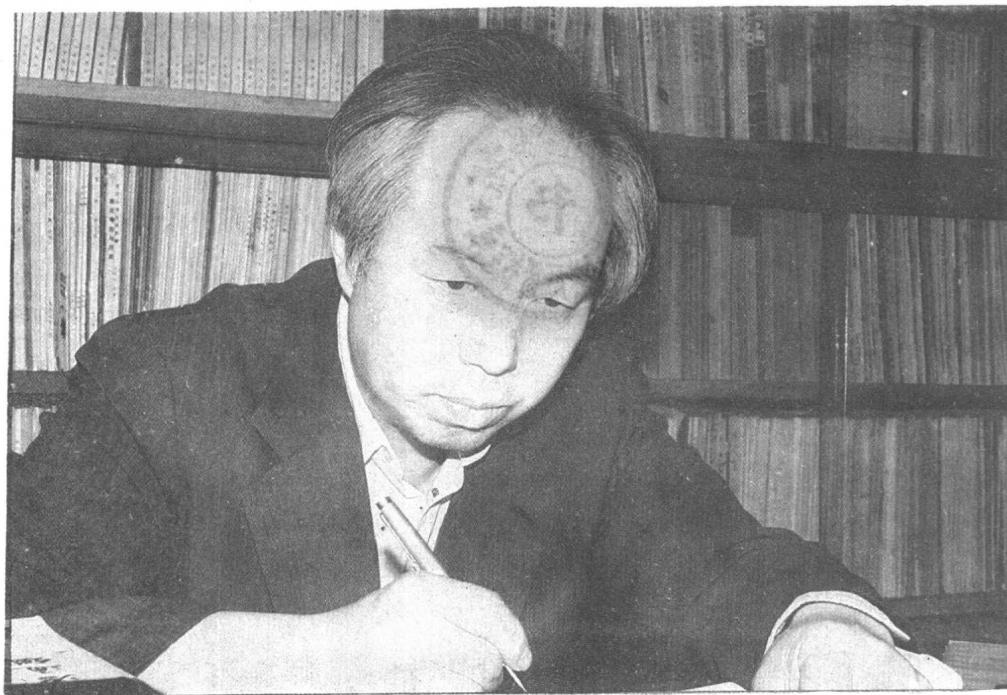
ISBN 7-80507-096-2/K·21

登记号:(辽)第14号 定价:42.00元



前排(自左至右): 冯永谦、李健才、谭其骧、孙进己、王绵厚  
后排(自左至右): 王德厚、陈相伟、张泰湘、杨茂盛

1986.4.11.于上海谭其骧先生寓前



孙进己先生近影

东北亚史学术讨论会部分与会学者留影 1990.4.30 沈阳



前排（自左至右）：杨庆镇、许明纲、魏福祥、王秉生、王革生、汪玲、孙进己、黄凤岐、  
穆鸿利、冯永谦、李品清、李伟实  
中排（自左至右）：齐俊、吴振强、王金钟、董学增、  
程妮娜  
郭建文、蒋秀松、孙志立、  
后排（自左至右）：李侠、高恩林、那元、赵明哲、高恩林、赵广庆、那炎、张玉兴  
曹德全、冯继钦、刘竟

## 前　　言

汗水人土悄无声。近十余年来，不少新老学者在东北亚史研究的原野上默默地耕耘着，这本论文集就是他们汗水的结晶。作者中有名驰东北亚史学界的前辈，他们宝刀未老，大作沉实，已臻炉火纯青之境；诸多中年学者励精图治，新作迭出，成为东北亚史研究队伍的中坚；最令人欣喜的是一大批年轻朋友，数年前，他们星散于东北三省，各自为战，如今他们携起手来，进入阵地，已成为东北亚史研究队伍中不可忽视的一支新军。有这么一支队伍的辛苦劳作、协同作战，东北亚史研究结出了一批新的硕果，使我们产生编选一本论文集的强烈愿望。

我们想藉此证明，东北亚史研究大有希望，希望在青年一代；而青年学者的成长离不开前辈学者的培养与提携。我们和年轻的史学界朋友由衷钦佩师长们甘作人梯的高尚精神，其中孙进己先生就是老一代学者中的一位代表。他为了开拓这一领域，不顾自己体弱病重，将一大批中青年组织起来攻克新的领域，培养了人才，扩展了队伍，拳拳之心，感人肺腑。因此，适逢今春，进己先生年届花甲，这本文集也是对他的诚挚祝愿和庆贺。推而言之，则是抒发对一切爱护和指导我们成长的先生们的感谢之情。

使我们感到欣慰的是，我们的这一想法得到了各方面的积极支持。良师益友纷纷赐稿，他们中有些人是德高望重的东北亚史学界的长者，越古稀之年，有等身之作，于繁忙的工作之中专为本书撰文，使本书大增光彩。诸多与进己先生同代的学者更是不吝赐稿，是谓“嘤其鸣矣，求其友声”。来稿最多的是青年史学工作者，他们——也包括我们——都是进己先生的学生，事业刚刚起步，希望正在未来，其文不免稚嫩，但视野宽阔、思想新颖，虎虎而有生气，他们想一面显示自身的存在，一面趁机聆听前辈的指教。我们想，师长们对此会感到欣慰，而不会责怪他们的稚嫩。

作为编者，我们获得了丰收。百余万字的东北亚史研究论文集收进有关东北亚史方面的论文九十七篇。我们认为，它的最大特点就是内容丰富并有一定深度。较之以往，东北亚史研究的天地有了较大的拓展，所收论文的研究范围上至新石器时代，下至近现代的东北亚历史。其中许多论文的作者不拘泥于就史论史的方法而广泛运用了考古学、历史学、民族学、民俗学、历史地理学、人类学、货币学、民间文学、民族理论等学科的新资料与新理论。有的文章精雕细刻，条分缕析某一具体的历史现象，于微观的研究上见功力；有的文章贯通古今，中西比较，在宏观的研究中显风采。一些颇有份量的论文，大都成功地实践了多学科综合研究的方法。

在文集编排上，我们以时间为经、空间为纬，使这本论文集脉络清晰，内涵契合，便于查阅。比如：研究东北亚新石器和青铜器时代的一组论文，既有对最新考古发现及族属的论证，又有对各民族生活、生产、丧葬习俗的探讨；研究先秦到隋唐一组论文，则在冶金术的起源，长城遗迹的考察等方面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关于高句丽、渤海史研究的二组论文，既对高句丽的社会制度、民间习俗、长城建置等问题进行了精细的考证，又对唐对渤海的民族政策等方面，进行了客观的论述。而辽金时期相关的一组论文，则对契丹大字、佛塔的建筑、女真的奴隶制及金朝的社会改革、民族演化、辽代汉族儒士的状况、汉族官僚豪强在

宋、辽、金角逐中的作用等历史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关于民俗研究的一组文章，利用近年获得的新资料，对旧观点进行了增补和修订，颇具新意。

本书经过将近一年的努力才问世，其中的辛劳甘苦自不待言，但仍有不足之处，敬请专家不吝赐教。

临末，我们要衷心感谢辽沈书社的同志，承蒙他们大力支持、热情指导，才使本书克期完稿，及时面世。

编者识  
一九九一年三月一日

## 目 录

前 言.....	编 者 (1 )
献给我们的老师——孙进己.....	张志立 王宏刚 邵俊峰
	冯季昌 王 欣 王禹浪等 (1 )
我所知道的进己.....	干志耿 (3 )
心存史学 锲而不舍——略记进己.....	冯永谦 (5 )
科研新路的探索者.....	邵俊峰 (10 )
孙进己年谱.....	李彦新 (15 )
东北古代长城考辩.....	冯永谦 (20 )
论古代辽河流域经济区的开发.....	郑川水 冯季昌 (50 )
略论古代东北少数民族农业发展的特点.....	孙 海 (57 )
蒙文《甘珠尔经》.....	舍·额尔敦朝鲁 双 福 (64 )
评价北方历史人物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张炳武 (68 )
关于评价古代北方民族政权中历史人物的若干问题.....	何天明 (77 )
加强地方文献工作为科研服务.....	刘 竟 (82 )
黑龙江地名的地理特征.....	高恩林 (85 )
古代辽宁政区地名发展的几个时期及其特点.....	唐 进 (91 )
辽宁钱币学研究管见.....	吴振强 (100 )
吉林新石器时代考古近期收获述论.....	刘振华 (103 )
关于东北地区石棺墓遗存的几个问题.....	翟德芳 (115 )
红山诸文化所反映的原始文明.....	刘素侠 (132 )
试论红山文化的族属问题——红山文化黄帝说.....	常春林 (137 )
大连地区新石器和青铜文化编年及其研究中的问题.....	许明纲 (140 )
对四平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几点看法.....	段新澍 李矛利 (149 )
海龙地区新石器遗址和支石墓.....	朴润陆 (154 )
论中国冶金术的起源.....	华觉明 (165 )
东北地区三足炊器分析.....	陈国庆 张志立 (171 )
试论部落群.....	冯继钦 (181 )
汉民族形成前的东北与中原.....	傅 波 (187 )
后汉辽西郡治“阳乐”故址新探.....	王绵厚 (204 )

试论汉魏时期乌桓的社会性质	孙海	干振玮	(209)
慕容燕的实际缔造者——慕容翰		孙泓	(213)
高句丽民族的社会生活		李殿福	(219)
高句丽风俗研究		张志立	(224)
中原高句丽碑		徐光辉	(286)
唐代高句丽长城和夫余城		李健才	(293)
从都城变迁看高句丽的不同发展时期		刘永祥	(299)
内蒙古百灵庙一带突厥遗迹初探		盖山林	(303)
开通运河，罪在当时，功在东亚——隋炀帝评传		郑英德	(333)
唐朝对渤海国实行的民族自治政策		林树山	(339)
再论唐代渤海货币问题		魏国忠	(343)
渤海国——多民族的国家	〔德〕	优翰	(349)
谈谈我国东北地区的丝绸之路		王金铲	(356)
牡丹江边墙调查记		樊万象	(361)
渤海旧都即敖东城置疑		李强	(375)
关于契丹大字中个位数字之解读		刘凤翥	(380)
辽世宗、穆宗时期的内外斗争		黄凤岐	(383)
辽朝汉族儒士对南朝友好的传统态度之探讨		孟广耀	(391)
浅谈辽式塔的构筑与特点		项春松	(399)
试论契丹祭山及其民族构成		张松柏	(407)
祖州石室与鲜卑石室	张松柏	冯雷	(414)
辽代铁州故址的商榷		崔德文	(421)
燕京地区官僚豪强在辽、宋、金角逐中的作用		何俊哲	(424)
评赵良嗣之冤	于国石	吴中今	(433)
金史的研究与思考		张博泉	(438)
金代女真奴隶制研究		张博泉	(445)
金代熙宗、海陵、世宗三朝的封建化改革述论		穆鸿利	(458)
试论金代汉官制中的女真族特点		程妮娜	(464)
金代女真策选制度考	王利静	关玉华	(470)
金代蒲峪路六任节度使考略		陈国良	(480)
金代的哲学思想		张达昌	(489)
女真姓氏及其相关问题		韩世明	(496)
海龙金代摩崖刻石调查纪实		陈相伟	(501)
庞葛城考	张泰湘	崔福来	(511)

乌裕尔河上游的金代遗址	景 爱	(516)
金代黑龙江地名杂考	王禹浪	(521)
建平县藏“大晟黄钟编钟”初探	巨桂兰	(524)
金代呼伦贝尔诸部及界壕	米文平	(527)
关于苏联滨海边区乌苏里斯克市及市郊出土一些遗物	《日》高桥学而	(535)
元好问的诗与金代社会	武玉环	(541)
、		
耶律楚材评传	周双利	(552)
元代东北蒙古族的分布	张柏忠	(560)
王果其人其事	赵广庆	(570)
关于明末女真社会形态问题的研究	王冬芳	(574)
客观评价历史人物——也谈李永芳	曹德全	(585)
清入关前的民族建置——八旗制度述论	冯季昌 孟庆萍	(588)
努儿哈赤、皇太极时期的满蒙关系述略	姜相顺	(598)
苗君稷简论	张玉兴	(603)
恰喀拉族分布与源流考	杨茂盛	(613)
萨布素与雅克萨自卫反击战	刘秀忠	(624)
汉“白金三品”暨奉天双龙福寿银币	李 侠	(626)
流民社会与东北民间文艺——兼论东北文学风格	邵俊峰	(627)
义和团运动在吉林城	董学增	(636)
、		
萨满教丛考	王宏刚	(642)
萨满教对火的崇拜	周 玲	(673)
萨满教神匣柳图案的象征意义	祖延龄	(682)
萨满教研究的迷茫与觉悟	张晓光	(689)
萨满文化与东北史研究	郭淑云	(696)
殷商与满族始祖神话同源考	苑 利	(702)
大兴安岭的鄂伦春文化	王宏刚 关晓云 孟秀春	(709)
科尔沁博的遗存及其演变	王 欣 邵俊峰	(715)
汉、满各族中的关羽崇拜	李伟实	(721)
东北放山人表述人参叶口传用词探考	张 徐	(727)
谈古代北方民族的美容	牟艳冰	(731)
、		
冯德麟的兴衰史	魏福祥	(735)
奉系军阀统治时期东北工人运动	唐 进 宋 尚	(747)
心怀祖国，血洒异邦	肖 华	(758)
“九·一八”事变与张学良将军	潘喜廷	(773)
高文彬部义勇军在内蒙古东部地区的抗日斗争	王 欣	(782)

简述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	庄 严 (792)
东北解放区平分土地运动概述	戈福禄 (802)
开鲁县名称的由来	王晓华 (814)
科研之路	孙进己 孙 梅 (816)
研究东北史三十年(附成果目录)	孙进己 (838)

# 献给我们的老师孙进己

进己先生已届耳顺之年，作为他的学生，我们感到有许多话要说。

十余年前，进己先生历尽劫波，自吉林海龙某中学调入辽宁社科院历史所，在当时人才济济的东北史学界他只是普通一员。十年一弹指，先生一展大匠雄风，厚积薄发的专著一版再版，独出机杼的论文累案盈箱，主持国家项目和省重点项目，主编数套大型丛书……林林总总，已获等身之作。在学术著作出版日见艰难的今天，这不啻是奇迹；英年已过，却能在人才济济的东北史学界破颖而出，先生是奇才。

与先生的为文相比，我们更仰慕他的为人。在东北史学界，先生的学术成就不是最大，然而毫无疑问，先生的朋友尤其是年轻朋友最多。流落穷乡僻壤二十年，他深知为学无路寻师无门之苦，因此对苦闷彷徨的有志青年来者不拒。先生还亲自举办东北史研究班，向来自辽、吉、黑、内蒙等地区的四十四名青年专业人员系统讲授自己的学术研究成果与学术观点，介绍在东北史研究中其它各位前辈和自己的学术观点、体系，帮助我们分析研究东北史所存在的问题。他还创立各种学会，召开诸多学术会议，足迹踏遍东三省，大抵为着青年。乃至为我们定题目，选角度，修改论著，推荐发表。不惜呕心沥血，积劳成疾，先生依然乐于此道，坚定地认为两代学人的交往互补互惠。而师从先生的我们却不能不由衷地感到那是一种博大的胸怀才能作出的无私奉献。如没有先生这种奉献，我们数十名青年，就不会这么快地成长起来。因此，先生的六十华诞，对我们来说就格外是一件值得庆贺的大事。

先生的为人与为文令我们敬服，而先生大半生坎坷，十余载耕耘，正当大展宏图之际，不思老之已至，鬓发添霜，这又使我们在欣喜之中感到几许悲凉了。虽说“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然而“神龟虽寿，犹有尽时”。年轻时的折腾，历经磨难，白了少年头，只剩下老来拼命，这到底令人叹息；而老来一搏，偏能放射出生命的光采，这又显示出中国学人的伟大。由此，我们的祝贺之情便不免委曲而复杂，不知先生知否？同时我们又认为，进己先生的人生之路与为学之道，并不是一种孤立的现象。他对事业的执着追求，穷且愈坚的青云之志，老当益壮的赤子之心，他对青年的提携与厚爱，舍我其谁的责任感，博大深沉的忧患意识等等，不但是他的鲜明个性，而且反映着一代学人的美好本性。那么，我们对进己先生的祝贺，就不仅是献给这一位尊师，而且是献给鼓励和培育我们的所有的尊师了。发自真情，出以公心，又不知诸多德高望重的海内外学人知否？

知我罪我，年轻人到底压抑不住尊师重教的热情之忱。我们不能忘记，在万业复兴的1985年，先生和他的好友冯永谦、陈国良等老师，为解决资料难的问题，在谭其骧先生的支持下，带领我们收集、整理、出版了《东北历史地理论著汇编》、《中国北方八省市考古论著汇编》、《契丹史论著汇编》、《渤海史论著汇编》、《东北科技史论著汇编》等史地资料，十余种，六千余万字。使我们既掌握了资料，又增长了学识，也为东北史研究的繁荣贡献力量。师从先生十余年，我们感受最深，获益良多乃至终身受用的，是先生独立特行的学术个性以及由此而生发的开拓进取的治学精神，值此机会，略作叙述，公之同好。

进己先生致力于东北民族史研究新体系的创建，斐然有成。他认为，已历四十年的东北民族史研究成果巨大，但支撑它的理论体系已经陈旧，体系的封闭性正在阻碍研究的发展。随着新资料新方法的发现以及与历史学相邻的学科的繁兴，东北民族史研究已进入更高形态的整合时期。新的体系要求史家以多向度的思维审视历史，用多学科的知识丰富和订正历史，用更加辩证的观点与材料的统一表现历史。如此，他关于东北民族的分布、关系、各族各代的社会性质等等分类研究的论著，皆有新意，其中尤以专著《东北民族源流》发前人之所未见，自成一家。他的二十余万言的《东北民族史论》则是这一新体系的全面阐发和初步总结。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东北民族史在这里是一个立体的运动的过程，而不再是一堆孤立的静止的散金散玉。

新的理论体系需要新的科研途径和方法。十年来，进己先生以东北民族史为座标，旁及考古学、民族学、古文字学、心理学、民俗学等相邻学科。成功地实践了综合性多学科的研究方法。新方法需要众多相邻学科的知识，且研究课题巨大，靠个人力量势所难能，这又打破了以往的个体手工劳动式的研究方式，导致协作攻关。近年，进己先生组织并主持的大型协作科研即有十项之多，如200万字的《东北历史地理》、200万字的《东北亚民族史》、200万字的《北方人物传记》、100万字的《中国民俗大系·东北卷》，已为史学界瞩目。协作科研，又使众多的青年史学工作者得以一试身手，磨炼出一支朝气蓬勃的东北民族史研究新军，此举真是功德无量。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进己先生在紧张繁忙的学术活动中，又执着于科研新体制的追求与探索。众所周知，现行科研体制存在着诸多弊端，一个突出的矛盾是学术著作的生产与出版部门、图书市场三者脱节，由此就给只管生产不问消费的传统学人以致命一击：学术著作出版日见艰难。进己先生却认为，这固然是一个困境，但也是一个机遇；不是人间不缺好书，要害在供求关系脱节；科研人员若想保持其学术生命，再不能超然于精神产品的生产与消费的循环之外，而必须置身其中，与之利害相关，且承担必要的风险。于是，进己先生开始了他的艰苦而卓绝的实践：科学预测市场，严格筛选选题，邀集专家协作，迅速出版发行……如此，供求关系脱节的现行科研体制之中便出现了一个良性的微循环，他的著作很少积压，甚至供不应求。先生的实践，小而言之，是求得个人的社会价值的充分体现；大而言之，则是对当代中国科研新体制的有益探索。

古人云：“史有三长：才、学、识”。进己先生当之无愧。传统学人的严谨沉着与当代学人的开拓进取，先生一身兼美焉。作为他的学生，我们不愿也不能掩饰这种敬佩之情。欣逢华诞，一吐为快；谨具一瓣心香，为先生寿！

张志立、王宏刚、唐进、邵俊峰、张柏忠、冯季昌、王欣、  
王禹浪、段新树、程妮娜、庄严、崔德文、张松柏、翟立伟、  
刘素侠、祖艳玲、李强、黎久友、朴润武、李英魁、白劲松

1990年12月25日

# 我所知道的进己

于志耿

(黑龙江省文管会 副主任)

一晃，三十八个春秋弹指而逝，进己已到了耳顺之年。

三十八年前，我们相识了。就是1953年的夏秋之交，在上海的东北大专院校新生接待站里。进己原在上海提篮区从事团的工作，偌大的上海市只有我们两个人考取了长春东北人民大学历史系。一填报到薄，喔唷，我是东北人大历史系的，他也是东北人大历史系的。命运使我们不期而遇了。我们的家都在上海，都是初出家门，就要一起到一个地方一个学校一个系里读书。人生如此，多么不易，也算是缘分吧！

在告别故乡的这趟列车的一节车厢里，坐满了去东北求学的高校新生。一个个都是初涉世事，出门长行，依恋父母、兄弟姐妹、师长和好友的感情牵扯着年轻人的心，有的人沉默了，有的人哭泣了。那时，进己比我们稍长，正好二十二岁。他热情奔放，充满活力，像一团火。一路上，他像兄长关心弟弟妹妹一样，照顾着大家，给这个送水，为那个买饭，还在座位下面铺上毛毯，让同学们轮流休息。记得五十年代初，火车从上海到长春，一趟要跑四天。在漫长的旅程中，他的平凡举止，给同学们留下了难以泯灭的印象。

在校四年，进己勤奋好学，品德优秀，是教师和同学们所公认的。入学当初，系主任佟冬老师常说，综合性大学是国家科学文化的标志。一些教授也告诉学生，要多读书，善于独立思考，将来自成一家之言。在全班同学中，进己上课只专心听不记笔记，课余却读了许多书，积累了大量卡片。他喜欢独立思考，长于从联系、对比中发现问题。学中国通史，同学们常常因如何把社会发展史上的五种社会基本形态和中国史相结合的问题而困惑。进己当时就提出军事民主制和过渡形态等观点，解决学习中的疑团。他勇于坚持自己的学术见解，也与教师辩论。当时，学生敢同教师辩论，在大家看来是多么不简单啊！每到学期考试，同学们主要靠听课笔记，对知识虽有咀嚼消化、融会贯通之功。但对笔记所录鲜有逾越者。进己则是条理读过的书，综合积累的卡片，在卷面上写出自己的系统答案。他的各科成绩是常得5分的。没有笔记，考试得满分，在班里他是仅有的一一个。

马列主义理论的学习，也是进己的热门课题。他如饥若渴地读经典著作。凭自己较强的理解力，发达的抽象思维，每每获得精深体会。他曾发出这样的感叹：“啊，原来学得的理论都出自这里啊！”读原著，明根源，领悟真理，进己的喜悦心情跃然溢于言表。

更令人不能忘怀的，是进己那种学习理论联系专业课程和改造思想实际的好学风。他严以律己，常常作自我解剖。对别人的毛病，也从不客气。如此果然是好，但有时处事待人难免失之简单。尽管如此，学校对进己的评价是公允的，认为他是一个拔尖学生。写毕业论文时，把他分配在高师于省吾门下。对此，同学们都十分羡慕。因为这里的教育史表明，

大凡被于老师指导的总是学习较好的学生。果是如此，进己写作论文，省吾老师颇为赞赏，还在同学中间夸奖他。名师是惜才的。就是在进己工作了之后，同省吾老师仍保持着良好的师生关系。

这里还要强调一下，进已在政治上也是一直要求进步的。对于学校的多项号召和组织的义务劳动，他总是积极响应，走在前面的。对同学，他也总是以助人为乐的精神，主动热情为大家服务。

毕业后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二十多年里，我们极少见面，也很少通信。偶而尚可从在长春的教师、同学那里得知进己的一些消息。他的生活道路是十分坎坷的。近十年，我们的联系多起来了。见面攀谈，他虽能开诚布公倾吐情况，但从不多讲，略加叙及即止。他一心扑在事业上。多年来，他身居海龙中学，时而教书，时而改造，还教过气象专业课。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他执着地追求着，从未放弃东北古代民族史和历史地理的研究。这个研究方向，是他在毕业之后才确定下来的。

“苍天不负苦心人”。进己的艰苦努力，终于结出了丰硕的果实。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十年间，出版了《东北古代民族史》、《东北民族源流》、《东北历史地理》、《室韦史研究》、《女真史》等学术专著。他的学术论文相继发表，颇多建树，被收进一本有份量、有影响的论文集。

这一切，是他辛勤耕耘、精心探索的结果。这一切，使他真正做到自成一家之言，在历史科学的银河中，配当一颗闪光的星。史学界的朋友们对他的钦佩无已。

应该说，二十多年的坎坷生活和呕心沥血的奋发钻研，使进己的健康受到很大损伤。家人、同志、同学、朋友都因此为他耽心，苦口婆心地劝他注意身体，收缩战线，集中精力搞一些课题。可是，他像一匹脱缰的马，一辆失控的火车，在东北的学术原野上迅跑。

亲爱的老同乡、老同学、老朋友啊，你既然已到耳顺之年，不知你能否听得进大家对你的一片殷切然而是逆耳之言啊！

1990年8月10日

# 心存史学 锲而不舍

## ——略记进己

冯永谦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副研究员)

人生最难得的，莫过于真诚的友谊！现在，当我动笔写这篇文稿的时候，这种思绪充满了我的头脑。在祖国东北一隅的史学界，竟然出现这么一种水乳交融的淳朴深厚的感情：大家尊重进己，进己也更敬爱大家，共同推进史学的繁荣。这里，就充满了真诚的友谊。

时光如流水，进己今年已届花甲之年。记得一年前，进己的一些挚友就在酝酿：在他六十生辰时举行庆祝活动。其间，志立与王欣数次从长春和哲里木盟来沈，商请于进己。但进己不赞成这样做。由于他态度坚决，此事后来就被放下了，大家在进己面前谁也不再提起。实际这件事并未放下，每人都在下面仍然进行，相约为进己出一本文集，以表祝贺之忱；我也准备了一篇长文，以为寿！最近，志立又从长来沈，告诉我说：现在集中到手的文稿已有八十多万字了，即将结集付梓。多么感人，史界同仁的一片真诚之心霍然可见。于是，我不禁想再写点文字，略谈我所知道的进己。

我和进己认识，已经三十多年了，近十余年我们又在多方面密切合作。因此，我深知进己的学业成就和道德人品。俗话说，于平凡处见精神，我想这对认识和了解一个人是最好不过了。基于此点，这里我不想从理论上阐述他在学术研究道路上取得如何成果，只想记述我所知道进己治学生涯中的某些侧面，以见其品格。

谈起我认识进己，那是在五十年代的中期。当时我在东北博物馆文物工作队从事考古工作，而进己在吉林大学读书，我们都曾受业于李文信先生，相互遂得以了解。1957年进己大学毕业，但命运多舛，被作为“右派分子”到工厂劳动了两年。后到海龙师范学校，教历史。这在当时极左路线占统治地位的时候，其处境就可想而知了。后来到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风暴刮来的时候，更把这种极左思潮推上登峰造极的地步，景况不言而喻。但进己从未中断他的研究，在监督劳动或批斗之余，以及后来在社会上出现长达数年之久的派性斗争的空档，进己却用了这段难得的宝贵时光，通读了二十四史。这个收获是巨大的！说句实在话，试问今天即使是搞历史研究的，有多少人能将二十四史从头至尾地读过？又有多少人处境比他好得多，都中断了研究，而他却历尽坎坷，锲而不舍，这是何等惊人的意志和毅力！

为了研究地方史，还是在“文化大革命”前，进己经常自费来沈阳，向李文信先生请教。李先生很同情他的遭遇，也赞赏他身处困境不忘求学的精神。我和进己，也常在李先生家里见面。1977年，这正是“十年动乱”刚结束不久，进己拿来一本二十万字的《东北民族史》

打印稿,这是“文化大革命”十年中他除读史外所写出来的一部专著。在那样的岁月,他竟能写出这样的书,使李先生看后惊叹不已!1978年9月,进己经李文信和朱子方先生的推荐,来到了辽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从此以后,我们见面的机会就多了,彼此也更增进了友谊。

进己为人刚正不阿,胸怀坦荡,他走过来的道路和成就的事业,令人肃然起敬。正象孟子所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进己身上正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的这种传统美德。

我觉得,进己的最为可贵之处,是他具有极强的开拓精神。他来到社会科学院后,已过了“不惑”之年,他埋头研究,加倍工作,想把过去损失的时间夺回来。进己是搞民族史的,但他感到只从历史文献所记载的某些关于民族的材料去研究,远远不能解决问题,必须旁及许多学科,考古学、民俗学、历史地理学等,都要加以吸收。因此,他开始作各学科的广泛联系,以互相促进。据我所知,进已在大学读书时,就有很强的社会活动能力,曾因此而遭受了长达二十多年的冤枉。现在即将到“知天命”的年龄,但他却偏不知“天命”,好像不懂得什么是困难:他不担任领导职务,手中既无权也无钱;而在我国已经停止了二十多年的评定职称工作尚未恢复,他没有任何技术职称,学界无名,就是这样一个没有什么“地位”的人,又是从偏远小县海龙的一所中学来到沈阳不久,人生地疏,却一手筹办起各种大型学术讨论会来。如在最初的几年里,他先后召开了“东北古代各族社会性质学术讨论会”、“东北民族源流与分布学术讨论会”、“东北考古文化族属学术讨论会”和“东北古人类学术讨论会”等。这在旁人看来,似乎不大可能,因他没有这个“资格”,但事实却是各种学术讨论会都开得很成功;与会者有东北四省区以及河北、河南、北京和上海等地的专家学者。每次开会,虽然参加的人很多,有时达百余人,由于是“民办”的,因此都是扎扎实实搞研究的人,这中间并有许多人是蜚声中外的长者学者,一时群贤毕至,老少同心,会议开得紧张而热烈。通过讨论,提出问题,交流学术思想和研究心得,开拓了视野,对各学科都有借鉴作用。这在当时研究空气沉闷、各学科间互不通声息的史学研究领域,无疑是吹进了一缕清风,使考古学、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历史地理学、语言学等,有了互相交流的机会,研究人员也相互认识了,所取得的成果也能被充分利用起来,促进研究向深层次发展。

进己还有甘愿作“人梯”的精神。学术研究本是后来居上。但要超越前人,必须了解前人,了解前人的研究成果。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不了解前人已取得的成就,不知道已经解决了哪些问题,还存在哪些问题,盲目去研究,很可能是重复劳动,对早已解决了的事可能还会当做问题去全神贯注地进行研究,浪费了宝贵的光阴。这是一方面。而另一方面,要了解前人的研究进展,却苦于缺乏资料,即或有些资料也很分散,收集颇不容易。有许多人,为了寻找有关资料,常常要占去很多科研时间,大家都这样各自去找内容相同的材料,结果又出现横向重复劳动。因此,进己提出来:我们应当给研究者排忧解难,我们去找材料,然后编辑起来,提供给每一位研究者,这样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他的这种宁可自己多花时间,而为广大史界同仁,以及未来的研究者创造条件的精神,是很感人的。他组织有关研究人员,成立“北方史地资料编委会”,编印“北方史地资料丛书”。为了收集这些材料,除了东北各地图书馆与各有关科研单位图书资料室外,还远及北京、上海等地,经多方搜求,分门别类,花费了五年多的时间,积累大量各学科的材料,方便了各方面的研究需